



浮山美景。萱禾摄

谷种

■ 朱庆良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家妻又在教儿子朗读儿诗了。儿子尚小，只会跟着读。姐姐在一旁偷笑，指着弟弟说：“刚刚吃饭时，谁把满满的一碗白米饭倒了，吵着要吃面条？”

弟弟不懂姐姐的嘲笑，他只想面条好吃呢！我问姐姐：“虎妞，会背另一首《悯农》吗？”姐姐点了点头，说：“当然。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我的眼前仿佛呈现出一片金黄色稻田，稻田随风摇摆，沉甸甸的稻穗晃来晃去，一个少年抱着一手割下来的稻穗，飞快地跑到打禾机前，吃力地欢快地踩着踏板。稻穗一字摊开，轮齿隆隆急转，轮齿与稻穗剧烈碰撞，穗谷粒粒脱落，垂直落在下面的守候着的木桶里。

稻谷，多久没有见过、摸过了呢？毛茸茸的感觉带刺。我们把打落在木桶的谷子装进麻布袋，用扁担挑回家。担子越重，肩膀越疼，肩膀越疼，心就越高兴。之后就是晒谷，再后面就是装进铁谷仓。也只有谷子进谷仓后，全家人才松了口气，一年的粮食可以无忧了。

谷仓旁边有两个瓦缸，1米5来高，缸肚深凸。粮食丰收后，大人们先挑选一些饱满的谷子，装进瓦缸，盖好；再倒其他的稻谷进谷仓。瓦缸的稻谷很少拉去碾，只有在春节后雨水前那段时间大人们才打开缸盖，把谷种捧出来，装进麻丝袋，放进预先准备好清水的大缸里面。大约浸泡一天后，拉起袋子，观察谷种的情况。如果谷子发芽，晾干后就可以拿去育秧苗了。一些没有发芽的，漂浮在水面的谷子，则被捞出来，拿去喂鸡。

装着谷种的瓦缸是很少打开的。有一次年幼的我不经意推开了那重盖，迎接我的是几个慌不择路的灰蛾。这些灰蛾也太厉害了，从产卵落到了谷子上面开始，经过几番的暴晒，又经过大半年的幽闭，依然可以由卵成茧，破茧成蛾。卵所粘处即蛾乡，无论条件如何变化，谷在卵在，孵卵成虫，虫化蛾。我想，这也是谷种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惊喜吧？

何时起，谷仓为空仓了呢？何时起，谷缸里的谷种开始停止了更换？每当米袋的米吃到了底部，父亲一个电话，米店老板便十分钟内送来一包五十斤的大米。这大米，有时广西产的，有时是海南产的，有时是东北黑土地产的——天南海北，随君选择。香软的、淡香的、细香的、香糯的……各种口味，随君品尝。而我们家产的，一直都是淡香的，清水的，甚至有点粗糙。虽然不至于难以入口，但口感始终不如米店买得好。

后来，谷仓送给别人了，谷缸也送给别人了，甚至连旧房子也慢慢成为空房子，瓦砖开始脱落，墙体开始坍塌。杂草丛生，野猫来了，又失望地回到它的老山林；蜘蛛网破了一个又被重新编织一个；依旧鲜艳的只有年少时的我们栽种下的山映花，还有那枝好像永不枯萎的仙人掌。只要有个露天的盆子，不用照料它们亦可随季节而枯盛存在；只要根还在深土中盘缠，冬季枯萎后来年的春夏它们依然盛放灿烂的鲜花。而我们的稻谷，慢慢形成一幅幅图片，存储在我记忆的脑海中。

神农百草尝，五谷万年香；隆平杂交稻，村民多余粮。——让我们作一首《稷农》作总结吧。另附《悯农》同名小诗一首，以飨读者：闹市安新居，喜作城中人；今春雨水足，肥田谁询问？

木星伴月行

■ 潘泮

听说过牛郎织女
总在七月初七哭旧账
而你们却敢在大寒顶点
将光年熬成暖焰
谈一场无需鹊桥的热恋

木星已在宇宙穹顶立誓
纵使液态氢的炽核凝作星芒
纵使磁层为卫星拭亮目光
今夜，必在万众瞩目中告白

它问潮汐揉皱的月轮：
“你含羞的面庞泛着硫磺微光，
可是因磁层的纠葛难解，

而非矜持？”
木星每靠近一寸
她的海潮便疯涨一分
漫过人间多少未眠的眸光

当阳台的目光追星而行
这场奔赴被译作凡人的往事
所有“恰好同框”的暖意
皆藏亿万光年的辗转

直至晨曦吻别天际
你们敛起炽热，循轨独行
余温犹烫心魂

“芋”见生活

■ 袁明红

春播，秋收
根在地底下缠绕
叶在风雨中相伴
乌云遮不住内心的璀璨

从播种到收获
有过烈日，有过暴雨
最后在霜降前
被人从土里刨出来
带着一身泥
带着沉甸甸的喜悦

一锅蒸芋头
没有什么花哨

却让人吃得踏实
去皮时沾点黏液
入口时带点微甜
最朴素的味道
也是最绵长的温暖

种芋头是个慢功夫
松土、施肥和除草
一样都不能少
就像经营人生
得用心，得细致
得一点一点地打理
生活才能过得有滋有味

诱人的水果

■ 李雄生

荔枝

应是绛珠仙子以血泪化成
那么晶莹剔透娇嫩欲滴

银河里的浪花定是它的前身
才换得一匹快马加鞭长安

这销人魂魄的仙品啊
千年诗魂竟不辞长做岭南人

昔日宫廷贡品
走入万户千家添色烟火人间

火龙果

那一个个红红的火球啊
应是太阳的子孙

红心里那密密麻麻的果籽
应是悟空撒豆成兵

不是天上的仙品
哪能如此绵软 酥香 甘甜

半岛这片神奇的红土地
花果山也要逊色几分

榴莲

凹凸粗糙 似一块树兜
剥开来却如淡月如酥肉

有人说你气味独特
芬芳，绵甜，爱你如蜜

有人畏你如蛇如刺
腥膻，奇腻，唯恐避之不及

活像了那些个性独特之人
喜之者视为才视为杰
厌之者畏为另类畏为畸形

词三首

■ 舍得

满江红·山海茂名

碧浪摇星，长风卷、云海飞雪。登望处、龙潜古郡，气吞吴越。千载丹霞燃赤岸，一湾翡翠涵明月。向苍穹、鲲鹏展南溟，雷声彻。

宗氏戟，烽烟灭。渔火市，珊瑚阙。有银滩叠练，鹭涛横钺。天地为炉烹气象，沧桑作砚书雄杰。看今朝、山海蕴诗魂，同君说。

临江仙·浮山岭

云锁翠微青未了，松涛漫卷苍穹。一痕黛色有无同。碧从石隙涌，人立古鸿蒙。

借山灵探造化，溪声遥答长空。藤桥苔径自相通。千峰浮海气，万象入晴空。

满庭芳·第一滩

云染霞光，风涛织练，晨曦漫浣晴沙。素波千叠，万马竞银槎。一望青空垂镜，鸥鹭起、翅下生花。琉璃碎，珠光闪烁，日影幻星华。

堪夸。舒望眼、游踪似蝶，笑语萦纱。有稚子堆城，情侣追涯。伞下果香冰盃，斜阳里、影袂飘霞。流连处，心随浪舞，醉此忘归槎。

童年趣事

■ 梁荣贤

我的童年在粤西农村度过，当时田地刚好分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大人们每天都在田地里忙活，帮不上忙的小孩整天在山里地里不亦乐乎地玩耍。那时农村没有幼儿园，很多小孩到七八岁才上学前班。农村80后童年的日常，除了找食物充饥就是自创游戏或自制玩具。

煨番薯

家乡话叫烧窑，一般是在晚稻收割后进行。稻田已被犁头翻过一遍，泥土被太阳晒干后便可以用刀削成泥砖，成为垒土窑最好的天然材料。其时，也是十月薯成熟的季节。烧窑需要小伙伴们分工合作，选好地址后，有人制作泥砖，有人垒土窑，有人去找柴火。随着泥砖一圈一圈垒起来，逐层收紧，很快一个圆形的金字塔就拔地而起。另外，还得有人出番薯，可以轮流从家里带来，也可以去挖完红薯的地里捡漏。

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开始在土窑洞里烧柴火，烧到泥块红通通的时候就把番薯放进去，用木棍把土窑打垮，轻轻敲碎泥块。在等待番薯被煨熟的过程中，大孩子总是骗小孩子去送窑鬼，叫他们拿一块炭和一块石头扔进池塘里，口中不停念叨“火屎沉石头浮”，要等木炭沉下去石头浮起来才可以回来吃番薯。结果念叨半天都没成功，跑回去发现其他小伙伴无影无踪，番薯早被吃光，才惊觉上当了。经一事长一智，这一招只能捉弄新人。

瓦片炒黄豆

因为总是吃不饱饭，小伙伴们都很饿，所以会想出很多吃的巧计。那时想吃一碗酱油拌饭都是十分奢侈的，父母的眼睛就像尺子，酱油少了一点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小伙伴们只好偷偷从家里偷一点黄豆，从低矮的泥房上揭下一片瓦跑到山里，垒几块石头把瓦片架好，在瓦片底下烧火，等瓦片热了就把黄豆放上去炒，折两根竹枝当锅铲来回翻炒，直炒到黄豆哗哗作响飘出香味就可以吃了。另外，知了、蜂蛹、鸡蛄虫、禾虾、竹笋虫等也成为小伙伴们的“山珍海味”。

吹“猪大肠”

炎热的夏秋两季，小伙伴们都喜欢到溪河和池塘游泳。游泳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玩一个游戏，那就是吹“猪大肠”。方法非常简单，从家里带一条毛巾，两人一组，每人各执一头，将毛巾对折后放在水面，两头同时用嘴吹，这时候毛巾就会鼓起来，活一条圆滚滚的猪大肠。

装鸟

装鸟就是用圈套把鸟捉住，怎么装？很简单，在鸟窝的嘴上放一个用白丝线打成活结的圈套，另一头绑定在树枝上。鸟妈妈从外面飞回来进窝的时候脚一定会进入圈套内，等它再飞出去的时候，脚就会拉动活结，鸟妈妈的脚就被圈套牢牢绑住了。

此外，还有捉子、捉章、掷纸炮、拍牌、弹波珠、折纸枪、刻泥枪、做鞭炮火药枪、跳大海、跳胶丝、捉迷藏、折纸船、折纸飞机、折纸青蛙、折东南西北、折千纸鹤、折抖得响的纸斗、折纸币爱心、竹筒打子弹、旋陀螺、电池盖正面反面串起来丢沙包、电池底片磨成圆形刀片中间穿两孔拉线比锋利、两只蝗虫转线圈、红领巾浸湿甩起来打人、半个荔枝核插牙签倒转圈圈、橡胶子插鸡毛当羽毛球打、橡胶丝泡煤油成胶泥粘知了等等，小伙伴们发明的游戏和玩具多得数也数不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零食和游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乡愁。我们农村80后的童年，虽没有电子产品和网络游戏，大家却生活得快乐、纯粹和幸福。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光啊，是记忆深处一抹温暖纯真的色彩，沉淀成我们生命年轮的原始底色。